

自信無悔的慈濟人生

楊金雪（五十八號）訪談紀錄

訪談／

何日生、徐淑靜

記錄／

徐淑靜、施金魚

時間／

二〇一四年十月、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地點／

桃園靜思堂（前兩次）、
電話訪問

【經典語錄】

不要自我設限，沒有嘗試過的事情不要排斥，勇敢地接受每一次的挑戰。

【主述者簡介】

楊金雪生於一九五六年，桃園市人，十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么。三歲時，父親爲人作保被倒，煩惱到中風，家庭經濟也陷入困境；六歲喪父。因此在國中畢業後不再讀書，選擇幫家裡做生意。一九七二年，大甲慈濟委員李文塗到桃園經商，後來在桃園佛教蓮社與楊金雪家人結識，並招募爲其會員。一九七五年，楊金雪自李文塗手中接辦部分會員的善款，成爲桃園第一位慈濟委員。她即使爲協助改善家庭經濟而忙碌，仍致力於勸募及濟貧工作，催生社區道場，凝聚志工力量。她也帶動家人行善，母親及手足皆加入委員或榮董行列。



二〇〇九年三月八日，楊金雪於桃園區慈濟醫院志工課程上分享。（攝影／魏岩宗）

TZU CHI FOUNDATION

我是一九五六年出生在桃園鎮（現今桃園區），原本家裡有十個孩子，六個兄弟、四個姊妹，我是家裡最小的。但是其中有四個哥哥在日據時代相繼因為發燒、腹瀉不治往生，所以六個哥哥只剩下大哥和小哥。

爸爸跟媽媽差十四歲，媽媽是爸爸的第三任太太，他前兩個太太，婚後第三天回娘家作客，就沒有再回來，可能是我爸爸太過木訥老實。他老實到什麼程度呢？比如媽媽說：「市場沒有大白菜嗎？」爸爸就會一直買大白菜。媽媽又說：「市場沒有高麗菜嗎？」爸爸就不買白菜了，換買高麗菜。吃到膩了，媽媽說：「你也買個

菜心。」他就買菜心，爸爸就是那種男人。不過，他的學問很棒，四書、醫理的書看很多。

我媽媽小時候曾經送給人家做童養媳，阿嬤捨不得，又把她討回來。那時候流行小兒麻痺症，她回來後發高燒，接著又出現其他小兒麻痺症狀，所以走路會一拐一拐。

爸爸在菜市場擺個小攤子，賣些比較不容易壞的東西，像是鹹蛋、薑、蒜頭之類。媽媽沒有跟著去顧攤子，而是在家裡照顧我們這些兄弟姊妹，還要侍奉祖母。

幼年喪父 拚經濟不喊累

我三歲的時候（一九五九年），爸爸幫別人作保被倒，欠人家很多錢，我們家經濟因此陷入困境。爸爸煩惱到中風，臥病三年，我六歲時，他就往生了。我大哥跟我相差二十歲，他在爸爸生病時結婚；爸爸往生後，大嫂接下攤子做海產生意，媽媽就在家裡照顧孫子，還有煮三餐、整理家務。

媽媽覺得女子無才便是德，書不見得要讀很多，我的三個姊姊都只有國小畢業。不過，我很幸運，那時候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一九六八年），所以很自然地就升上國中。國中畢業的時候，我都沒有問媽媽，也沒有問大哥，自己就決定不升學。那時候覺得自己像童養媳，很自卑，也很認分，不敢有非分之想。只是心裡想著，以後長大，自己有能力的话，就要幫助更多的人。

早期我跟大嫂是有距離的，開學要繳學費，我都不敢跟她說，也不會跟大哥要，一直忍，忍到期限的前一天，老師在催了，我才鼓起勇氣跟大嫂說。每次要繳什麼錢都要等到最後一天，所以覺得書讀得很辛苦，就不想再讀了。

直到聯考都過了，大哥問我要不要去臺北念補校，還帶我去臺北報名，但我考慮再三，還是不讀的好，因為一想到註冊都要跟大嫂拿錢，而且回家時間很晚了，必經道路很小，沒有路燈，旁邊都是竹林，還有一條大水溝；我膽子很小，很害怕自己走那條路，也很不喜歡跟人家伸長手要錢的感覺，所以就沒有去讀。

小時候不懂事，都覺得大嫂很苛薄，我在家裡幫她顧店，每個月才領五十元工錢。我燙頭髮、買木屐的錢都要從薪水扣，連我發育期間（青春期）常常肚子

痛，買藥花五塊錢，也要扣薪水。我一個月所有的打點都靠這五十元，所以就會計較。

讀文昌國中時，校門口對面經常飄來麵攤的油蔥香味，總是讓我忍不住多吸幾口。有一次二姊陪我去註冊，我跟她說，每天看別人去麵攤吃麵，聞那個味道好香，不知道有多好吃！二姊就帶我去吃，吃到我一直想吃的麵，就感到很滿足。那時候很容易滿足。

後來自己打理一個家，才知道那時候大嫂持家的壓力有多大，也想起以前常聽媽媽說，我們每天要吃十斤米，今天償還昨天十斤米的錢，再跟人家賒十斤米回來。媽媽都一直告訴我們，要很感恩大嫂，她在我們最苦的時候，願意嫁到我們家，一進來就願意把一家子的重擔承擔起來，所以我們怎麼樣都要忍。那時候我們都很拚，也都不會喊累，只想著要趕快改善家庭經濟。

一念善心 承接勸募工作

我爸往生的時候，因為三姊金英是虔誠的佛教徒，參加佛教蓮社，所以有好多蓮社的人來為爸爸助念，我們都很感恩。之後，每個星期六、星期天，媽媽會帶我們去蓮社念佛、聽師父講經或參加法會，我常常打瞌睡。我們有入班，聽大哥、大姊姊講一些佛法的故事，我很喜歡聽。我的小哥楊寶祥就在那裡認識了慈濟委員李思齊（本名李文塗，法號思齊）。

李思齊老家在臺中大甲，曾住過花蓮，一九七二年到桃園開印刷工廠。在佛教蓮社認識我小哥後，跟小哥滿投緣的，就問他可不可以幫忙介紹慈濟會員。小哥一口答應，第一個介紹我大姊夫簡阿傳，接著還有幾位蓮友。

後來，小哥考上中國造船公司（現今臺灣國際造船公司），在基隆的造船廠上班，假日回來，有空時就會帶著李思齊去勸募會員，也帶他到家裡。李思齊就跟我們說，證嚴法師為了幫助貧苦的眾生，創立慈濟功德會……我們自己生活也很苦，能夠感受貧窮的辛苦，所以全家都加入會員。

一九七五年，李思齊要結束印刷工廠營運返回故鄉，他覺得沒人繼續向桃園的

會員收善款很可惜，要小哥來接，但是小哥要到日本受訓，沒有辦法接，就推薦我，說我國中畢業了，比較有時間。當時因為這個情況，我懵懵懂懂地接下來，成了委員。

李思齊只交給我二、三戶而已，他可能覺得我是個小女子，沒有能力收太多人。他要離開的時候，告訴我，哪家好收，哪家不好收，他說：「妳能夠收的，妳就收。」因為我對慈濟都不了解，只知道花蓮有一位偉大的師父在做好事，但要踏出那一步，還是有點膽怯。還好他帶我去福壽街收一位歐巴桑的善款，而且跟她說，以後由我來收。我的第一筆善款是在七月寄回花蓮。

雖然李思齊沒有給我很大的壓力，沒有說一定要收多少，但是我知道這是做好事，如果有多一點人捐的話，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件好事。我開始募款，就找我國中比較要好的同學，我說：「我在收慈濟的功德款，你只要一天存一塊錢，一個月就有三十塊，就可以幫助人了。」找了好多同學，他們都不願意，可能是那時候年紀都還小，沒什麼經濟能力。

後來，我第一個募到的是國中同學劉美英，收到她三十塊的時候，真的好高

興，因為那時候也沒辦法把慈濟說明得很詳細，她願意把錢交給我，就是一種肯定，之後我就更敢跟親戚朋友勸募了。

那幾年，我們家生意非常好，四點起床開始忙。接近中午，下港（指臺灣南部）的貨到，我們家的攤子位在小巷裡面，車子進不來，要用三輪車去永安路接貨，還要處理魚貨，忙到晚上六、七點，爲了讓家裡的經濟趕快好轉，我們姊妹們都不喊累，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因爲我埋頭努力打拚賺錢，一直都沒有想到要去花蓮靜思精舍看看。

同病相憐 開啟首例濟貧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的同學也是會員簡秀琴，她跟我說，莒光街有一個二十二歲的先生，大腸癌往生了，積欠二十多萬的醫藥費，他的太太即將臨盆，不但無力償還欠款，生產費也沒有著落。秀琴問我，我們每個月在交善款，那位太太現在很需要錢，可不可以幫助她？我很贊成，那個月我收了善款二千六百四十元，就帶在身邊去看她，心想如果她需要，就直接交給她。

我們抵達的時候，棺材還在，那位太太看起來二十歲出頭，年紀跟我差不多，身邊還有個一歲多的女兒。我心裡想，我六歲沒有父親，童年過得那麼灰暗，這個小女孩才一歲多，如何度過悲哀的童年？我把錢交給那位太太，說這裡有二千六百四十元，是我這個月收到的功德款，就只有這麼多，可能對妳幫助不大，不過這是我們的心意。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快寫信到花蓮向上人報告，畢竟那筆錢是大眾的，不是我個人的。我寫下善款的明細，以及案主的情形。那時只想應該跟上人報告，也沒有期望後續會有什麼回應。

我也把個案的情況說給家人聽，媽媽、大姊、二姊立刻掏出錢來，差不多有一千多塊，我又拿去給她，還留下電話和住址。我跟她說：「這是我家人的一份心意，我的能力有限，可能沒有辦法再繼續幫助妳，不過如果妳有心事，可以跟我聊一聊。」那時候沒有訪視經驗，也沒有其他委員可以請教，還不知道不能把個人資料留給案家。

沒想到，一個星期後，臺北的「老三」師姊胡玉珠，打電話給我，說她已經

去看過那個個案，要到家裡認識我。我很震撼，竟然來了五位師姊。那是除了李思齊外，我第一次接觸的慈濟委員。

她們跟我說，上人很偉大，他身體很瘦弱，卻發願要做濟貧的工作，而且還是自力更生。然後又說，看過那個個案後，只要給予急難補助就好，因為她有社會資源和家屬幫忙。這時我才知道，不能只有看表面，她背後有政府和親戚可以幫忙，都要列入考量。

她們還說，上人知道桃園有一個楊金雪，每個月寄善款回去，但是沒見過面，他如果到桃園關懷個案，要來認識我。她們也邀我回花蓮。當下觸動了我的心，想到做慈濟三年了，為什麼沒有多去了解？從那一刻起，就想要找機會回花蓮。

師徒相會 堅定行善之路

我從承擔委員開始，就會定期收到花蓮本會的《慈濟》月刊，一九八〇年，我接到本會要舉辦成立十四周年紀念法會——打佛七的訊息²。那時候北迴鐵路³已經開通了，我就放下工作，邀國中同學郭錦華、蔡雪華，坐火車回花蓮的靜思

精舍參加佛七法會，不過，只有參加最後三天。

可能是一般的年輕人都比較沒定性，所以上人看到我就說：「我以爲楊金雪是一位老菩薩，沒想到是個年輕的女孩。」德慈師父也都跟大家介紹我，說：「這就是桃園的楊金雪師姊啦！」每個人看到我，都很親切。因爲我一直匯款但都不會回去，好像很稀罕，感覺當了三天的名人。那種氛圍、那種喜悅，久久難忘。

打佛七時，整個大殿滿滿的人，一起唱誦梵唄，「一心頂禮……」一句句，好感動！看到上人在禮佛，那威儀很莊嚴、很攝心，覺得這就是我要找尋的師父。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更努力、更用心做慈濟。

上人開示的佛法，很生活化。上人說，每天的本分事要做好，行有餘力，就去幫助別人，不要浪費時光。人的一輩子有多少時間，如果都花在睡覺，不是很可惜嗎？我聽了覺得很有道理。

過堂的時候，每個人的飯菜都擺好了，一碗飯、四樣菜，我看到其中有一碟是從沒吃過的紅鳳菜，很害怕，從小到大看到紅紅的食物就怕怕的。但是不吃不行，結果吃了，也沒有感覺不好。我才體會到，自己這個不要，那個不敢，都是

自我設限，所以我勉勵自己，沒有嘗試過的事情，不要去排斥。

以前，助人後的歡喜頂多是讓姊妹知道，自從見過上人，信心就來了，就敢去跟別人分享，會員就越來越多了。

走訪精舍一趟對我的影響很大，所以即使生活很忙，我還是會安排時間，帶會員回去。住八德的許會師姊本身是學佛者，除了自己捐款以外，也募了許多蓮友成為會員；我想鼓勵她領勸募本，成為委員，就帶著她和其他會員一起回精



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楊金雪（前排左三）與桃園委員回靜思精舍打佛七，在佛堂前合影（圖片／楊金雪提供）

舍。許會師姊在親眼看到上人和常住師父所做的一切之後，她對我說，精舍小小的，但上人做的事情是這麼大、這麼多，她很感動，所以就發心拿勸募本。

累積經驗 獨立承擔訪視

我和臺北的師姊接觸後，就開始跟她們去複查個案，三個月一次，臺北、桃園的委員會一起去看個案，桃園只有我一個人參加。我會在桃園交流道和她們會合，她們接到我後，就直接再開上高速公路往南，從新竹開始看個案再回桃園。

那時候訪視，也沒有規定成員一定要上過課。以前我都不懂，跟著臺北師姊訪視，從旁觀察她們，怎麼看、如何對話、怎麼記錄，才知道要注意的層面很廣。訪視時，有的人去看廚房，有的人去同鄰居探聽，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跟案主談，然後要問得很詳細，也不能在案主面前寫紀錄。回到車上，每個人就分享自己聽到什麼、看到什麼，再作筆記。

累積經驗快兩年，臺北師姊漸漸地將新個案交給我們調查，到了一九八四年九月，每三個月一次的複查個案也交給我們進行，這時桃園訪視才獨立運作。因為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證嚴上人再次行腳至桃園佛教蓮社，並以「貪瞋癡」為主題，對大眾開示日常生活修持；行進間，楊金雪（上圖，背紅包者）隨侍在側。（圖片／楊金雪提供）

民眾口口相傳，慈濟都在做救人的事，所以也有個案是由民眾提報；有時候是委員聽到災難訊息，或是在報紙上看到苦難人，我就找有空的人一起去看。我在做生意，通常只能下午出門，但如果是個案複查，就會出去一整天。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上人第一次來桃園，我陪他到桃園省立醫院，探視罹患尿毒症與血癌的年輕個案；上人的探視，給予他們很大的安定感。之後，上人再到桃園到佛教蓮社跟會員大德開示。⁴

種子播下木成林

最初，桃園的慈濟委員只有我一個人，直到一九八四年之後，許會、劉張碧垂、陳田蜜智、王陳桂、賴愛珠、吳陳月桃，她們才加入委員。⁵我們人雖少，但結合起來仍是一股力量，如果要去訪視，大家會到桃源街的一家鞋店集合，是徐李燕和賴愛珠師姊開的，因為那裡是市中心，多數師兄姊住在附近。之後有龜山、大園的菩薩也加入委員的行列，尤其是大園的曾勝耀師兄，他是虔誠佛教徒，認識很多當地的蓮友，召募很多會員，他常擔任活動主持人，餐會、喪事

等，他帶動得很好。那時候（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年間），我們常舉辦慈濟飯，就是藉由委員或會員家裡的大小事，例如：生日、入厝、婚姻、小孩出生等，由主人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餐會或茶會，慈濟人則準備餐點，介紹慈濟志業；很多人參加以後都很感動，加入會員。

因為人漸漸變多，地域比較廣大，自然而然的大致分成四組，桃園市人比較多有兩組，八德、中壢各一組；那時還沒有落實社區，大致上由當地最資深的委員和他招募的委員、幕後，分在同一組，所以地區會稍微重疊。一九九一年上人選定四組組長，曾勝耀是第一組組長，我是第二組，周淑卿是第三組，中壢的卓梅玉是第四組。曾勝耀住大園，帶的大部分都是那邊，我的區域就是鶯歌、龜山、蘆竹、大園。

當時聯絡都是靠打電話，組長自己聯絡組員，時間約好，在一個大目標地點集合。但也有例外，不同組的人想參與，也可以一起去。

花蓮本會每個月都有全省委員聯誼會，上人帶著委員討論個案，我大約是一九八四年左右開始參加，一九八四年慈濟醫院（第二次）動土後，我幾乎每個



一九八四年楊金雪參與花蓮慈濟醫院第二次動土典禮。（圖片／楊金雪提供）

TZU CHI FOUNDATION



一九九五年楊金雪（站立拿麥克風者）於慈濟全省委員聯誼會向上人報告桃園會務。（圖片／楊金雪提供）

月帶著會員去花蓮，去看我們正在蓋的醫院，從低頭看建築到抬頭看建築，順便參加全省委員聯誼會。我們會坐禮拜六下午的火車，然後住在靜思精舍對面一間稻香村旅舍，隔天早上四點朝山進精舍，都是從大馬路邊開始朝山（蘇花公路與精舍街交叉路口），沿著小路從前門進去。那時候委員聯誼會都是在大殿後的中庭開會，後來慈濟紀念堂（現今花蓮靜思堂）開始蓋，地下層的水泥還沒鋪好，地還不平的時候，聯誼會就移到那邊開會¹⁰；每個月都幫當月壽星慶生，上人送壽星的紀念品，那時候是北區慈誠大隊長簡乾成提供，我負責帶去精舍。

醫院落成前，每個月要去精舍的會員比較少，醫院落成後人數變得比較多，人數多就由北區交通組幫我們買車票，就會整個車箱都是想參訪慈濟的人，這就是慈濟列車¹¹。

之前醫院還在蓋的時候，每個月都要自己排隊買車票，我會帶著大哥的孫女一起去。一大早我們坐五點的火車去臺北車站，到臺北差不多六點以前，然後我們開始排隊，七點開始賣票。為什麼這麼早去？這樣我們才可以買兩輪的車票，一個人可以買四張，兩個人就買八張，因為小孩也算一個人頭，排隊兩輪就可以買到十六張。如果車票不夠，還可以找臺北的師姊幫忙，她們很照顧桃園，都會願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四日楊金雪（二排右一）帶會員至靜思精舍參訪。（圖片／楊金雪提供）

TZU CHI FOUNDATION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楊金雪（左二）偕同桃園分會幹部，於臺北普門文庫，向上人報告桃園擴編完成。（圖片／楊金雪提供）

意幫我們買票。

有關買車票，我還記得一件事，有一次要出發了，臨時有人不去，要退票，我怕搭不上火車，就請排在前面的年輕人幫忙退票，結果他退票後就把錢拿走，我記憶猶新。

不畏路遙 獲報使命必達

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個案，是住在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泰崗部落）的個案。一九八七年接獲提報時，我買了地圖一看，那麼遠，而且在海拔一、二千公尺的山上，心裡有點猶豫，但是想到案家需要幫助，不去看的話會過意不去。

我、李美鳳師姊和她先生呂萬壠師兄前往關懷，路過橫山鄉，我們就到橫山分局打聽，警察先生看了我們一眼，就問我們要去那裡做什麼。我說，那是慈濟接到的個案，她有四個孩子，先生上吊自殺。警察知道這個個案，說他上星期去過，路很難走，要四輪傳動的車子才能上去。

警察看我們沒有要回頭，帶著懷疑的眼光說，真的想去，就試試看吧！辦了入山證，過了那羅部落，有叉路，不知道該往左還是往右，附近有一家理髮店，我們就去問老闆。他說，以我們這種轎車，不到半路，就卡住了。會開口提醒，是因為我們要上山做好事，如果是要去玩，他就不講了。他還告訴我們，想上山一定要早上六點到竹東市場，那裡有專門載人上秀巒村的兩千二百CC的柴油車。

過了幾天以後，呂萬壚師兄和我帶著便當就到竹東市場搭車，一個人的來回車資是六百元。秀巒村地

TZU CHI FOUNDATION



一九九〇年楊金雪（左二）等志工到新竹泰崗部落訪視。（圖片／楊金雪提供）

處偏僻，柴米油鹽醬醋茶都靠那輛車，日用品與食物價格比平地貴很多，山下一斤米十元，到了山上變成二十元。

山路很不好走，坎坎坷坷又陡峭，花了五個小時才到秀巒。見了案主才知道，她十九歲結婚，孩子多，全靠先生打零工養家。山上的生活費很高，先生承受不了生活壓力，幾個月前走上絕路，全家生活也陷入困境。記得那時候我們打開便當，孩子看著裡面的食物，說他們已經很久沒看到白米飯了，我們就把便當送給他們吃。原來他們平日只吃些野菜，或是看哪裡有人在收成小米，就去撿來吃。

山上好多人會跟我們說，哪一家很可憐，派出所的警員也會說。他們比較清楚哪一家有困難，我們知道哪裡可能有個案就會去看。那時候個案多，範圍廣，南到竹南，北到鶯歌、三峽，有時候大半個月都在看個案。住得遠的，去看一個就要一整天；近一點的，一天就可以看二、三個。去訪視時，我會先跟大家集合在一個地方，說明蒐集到的案家狀況。三個月一次的複查時，一大早六點，我們幾部車一起出門，我會準備大鍋菜，中午就在外面野餐。

早期的活動，印象深刻的特殊事件是去助念，現在規定八點以後不要助念，當

時沒有規定，我們會念一整晚。曾經有一次去新竹新豐鄉，助念到隔天早上四、五點，結果那個人沒有往生，還說肚子餓，家人煮稀飯給他吃。

其實一個家有人往生的時候，家屬最是無奈、徬徨無助，但只要有人陪伴，心就安住了。

催生道場 匯聚愛心能量

幾年來桃園沒有一個固定的共修地點，一九八七年，回花蓮打佛七時想到，要吸引更多的社區會員，就需要有一個固定的據點，才能凝聚委員的力量。當唱誦「一心頂禮」的時候，我虔誠向佛菩薩祈求，能趕快有這個因緣。

那時候認識的人不多，我想到李美鳳師姊在桃園市三民路有一間閒置的房子，我就想，如果那個地方變成我們的共修場所，那該多好。回來後，我就跟李美鳳說，如果她那一間房子能成為桃園委員的共修點，真的是功德無量。她就一口答應。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慈濟桃園分會在桃園市三民路二段三百二十號成立，上人蒞臨為大眾祝福。（圖片／楊金雪提供）

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認識美鳳師姊，一九八一年有一天晚飯後，我到成功國小散步，看到一群婆婆媽媽正在操場跳土風舞，我看了好一會兒。音樂停止後，有個人注意到我，以為我很感興趣，就問我要不要參加，我就說好啊。其實，那時候我是看到有那麼多人，想要藉機跟她們介紹慈濟。

加入土風舞社之後，我就向她們介紹慈濟、勸募善款，尤其與美鳳師姊更是投緣，她不僅熱心公益，也很認同上人的理念。因為她會開車，所以我就常找她載

大家去訪視，有時她的先生呂萬壠也會參加。有了他們夫妻的發心，桃園的訪視工作就推動得更順利。

美鳳師姊答應後，就開始裝潢，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上人親臨現場，宣布——慈濟功德會桃園分會成立。每個星期五晚上七點半至九點半都有共修，大家邀請自己的會員來參加，前半段禮拜《法華經》，後半段講慈善、醫療，大家分享心得。那時候想要成為慈濟委員不用培訓，所以這個禮拜五的共修時間，就像現在的培訓，幫助會員更了解慈濟。

然後，我們在暑假就開始舉辦兒童的活動，那時候很多別的道場都會辦兒童佛學營，而且我哥哥的孫子，剛幼稚園畢業，也有參加夏令營。我覺得如果小孩子從小就給他好的學習環境，長大後比較不會變壞，所以我就跟大家提議，大家都認同。

我們的委員或會員有孩子、孫子，只要願意，都可以帶小朋友來參加。暑假兩個月共舉辦了八次活動，每星期六早上從八點到十二點，讓小朋友學佛教行儀、慈濟人文¹²、慈善等等，還帶他們去看個案、去朝山，讓他們在這八個禮拜的洗

禮之後，更知道如何做一位佛教徒，知道小菩薩該做的事情有哪些。而且除了上課內容之外，也能讓他們之間有同事度的精神，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有暑期班同學的記憶，同學間可以成為朋友，可以相互鼓勵。

用心耕耘 新道場人氣旺

桃園分會最早的地點在三民路，李美鳳師姊提供的房子，大約三十幾坪，只能容納四、五十人，使用了二、三年，已容不下越來越多的會員大德一起共修。一九八八年，黃義盛師兄在桃鶯路的房子蓋好了，空間比較大，大概可以容納一百人左右，我們主要到他家二樓共修；一九九一年桃園區男眾組成「見習慈誠隊」，初期都在這裡共修；三民路會址就比較少活動。後來一九九二年改到中壢聯絡處，是陳鴻永伉儷發心提供，那裡很大有四層樓，一樓作為靜思人文的流通，二樓是才藝教室，三樓是佛堂和共修的地方，四樓作為倉庫。桃園會務整個移到那裡，等於之前的地點都沒有在用了。

共修沒有一個固定的地點，的確不方便，上人也希望桃園能找到一理想的處



TZU CHI FOUNDATION



早期桃園委員每月在三民路上的會所召開聯誼會，討論個案的情形，或者是交流心得、為法親慶生、分享慈濟故事等。下圖左二為楊金雪。（圖片／楊金雪提供）

所。邱秀英師姊平時很發心，經營公司人面較廣，所以上人每次來，都請她幫忙找尋適當的土地。經過尋尋覓覓，一九九四年她買下永安路一間房子，請上人去看，上人覺得太小，她又買下隔壁共三百坪，捐出作為共修道場，於是在一九九四年成立了桃園聯絡處（現為永安聯絡處）¹⁴，我們就有固定而且更寬廣的道場了。

聯絡處的功能，除了定期共修外，還有電話服務，如接聽委員及民眾提報個案，還有收受捐款服務，或是幫老菩薩（指年長委員）填寫匯款到花蓮本會的單子。另外，委員出門訪視前，都會在這裡集合，看完個案再回來討論補助的金額。

我們也辦理培訓課，請資深委員來講學佛行儀、慈濟緣起。有一次，曾勝耀師兄來講「三皈依」，他在大園淨蓮寺學佛，是個很資深的佛教徒，跟我們分享為什麼要助念、怎樣念佛才能一心不亂、告別式如何唱誦。

我很感恩大家，聯絡處在眾人用心耕耘下，發揮了全方位的功能。

空難救援 懼怕拋一邊

桃園有中正國際機場，所以我們經歷過幾次空難救援，像是華航大園空難¹⁵。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日晚上八點多，我接到大園空難的消息，就馬上趕過去，九點到機場，整個櫃臺都是慈濟人。因為我做機場生意，跟華航經理很熟，我就問經理，我們人很多，要怎麼安排比較不會妨礙他們工作？他沒有碰過這樣的事，也束手無策，就要我們到貨運站等。

我們在那裡等到十一點多，還是都沒消息，有些人就先離開，我覺得自己不能走，堅持留在那裡。後來，經理要我們去過境旅館安撫家屬，因為慈濟的旗袍跟華航很類似，家屬看到我們就一直抱怨，後來才知道搞錯了；家屬太悲傷而無法注意衣服細節，我們可以理解。

那時候呂秀蓮縣長在召開記者會，我就跟她說，家屬希望慈濟人到第一現場臨時搭起的帳棚為往生者助念；經縣長溝通，華航准許我們進去助念。悟空法師一個人在裡面助念，看到我們就說：「你們終於到了！」我們用很大的聲音唱誦佛號，三十幾個人的力量還是微薄，我就打電話請志工來支援。過沒多久又下雨

了，就覺得更悲苦、更淒涼。經理說已經備好雨衣了，請我們幫忙提供薑母茶。

我也請陳田蜜智師姊準備早餐，支援的志工也到了。早上七、八點時候，我們就陪伴認屍、幫忙搬運遺體。阿兵哥把遺體送過來時，只有覆蓋白布，風一吹，看到了殘缺的遺體……那一刻，我覺得能夠平安，真的很幸福。到了晚上，遺體送往殯儀館之後，我們把所有場地都清理乾淨。八點多，有外面道場的法師帶領大家一起灑淨，他讚歎上人很會教弟子，師父不在身旁，竟然能堅持到最後，做得這麼圓滿的結束。那時候有好幾位師兄姊在現場待了超過二十四小時，現在想起來，我們真的有做到上人所說——走在最前，做到最後。

那時候可能是憨膽，我想，如果我怕，大家也會怕。我就假裝鎮定地告訴大家，不管看到什麼，就是要告訴自己，今天是來給罹難者祝福、幫他們拔苦，所以不要怕。

話雖然這麼講，還是有很多人被血肉模糊、殘缺不全的遺體嚇到。其實那種場面，很少人可以很鎮定，很多救難人員看到他們的便當有肉，都不敢吃，改吃慈濟人準備的素食餐。因為需求量很大，所以陳田蜜智師姊，從早上一直煮到下

午。

這次的參與，我才深深體悟到，上人常告誡我們，人生無常。那架飛機就要落地了，已經快到家了，沒想到卻是天人永隔。

母親身教 以善以愛傳家

從小哥開始接觸慈濟，現在我們家可以說都是慈濟人，四個姊妹都是委員，大哥是榮董，小哥是慈誠和榮董，小嫂後來也成為委員，他的子女做生意，都是榮董，但兩位哥哥已經往生。我先生也是委員，孩子都成家立業了，很遺憾還不是委員。

我大嫂八十幾歲了，以前覺得她很小氣，進入慈濟後我都抱著感恩心，感恩她把這個家撐起來。媽媽和大嫂相處，難免有磨擦，但我們都會勸媽媽，大嫂不是那個心，她只是心急，我們都引導媽媽正向思考，絕對不會說大嫂一句不好的話。我媽媽都說，我們這些年輕人跟嫂嫂都是同一國的。我大嫂本來要受證，不過她出門都要人家幫忙，就說不要好了。

全家都有這樣的善念，其實受媽媽的影響非常大。媽媽相信天公疼憨人，憨憨地做，上天不會虧待我們。以前她都告訴我們，我們雖然窮，但是要窮得有骨氣，不能讓人看不起。拜拜時宴請親朋好友，要有很真誠的心，把我們家最好的拿來宴客，不能漏氣，不怕人家吃，才會富有。如果有人來乞討，我們都還沒吃飯，媽媽也會先添一大碗給他；即使在我們最辛苦的時候，媽媽也會說，大家少吃一點，別人就有一頓飯可以吃。

媽媽很節儉，都穿孫子不要的衣服，但我要她捐錢種健康因、智慧因，她都說好。每年的生日、母親節、過年紅包好幾十萬，她都存起來給上人建醫院、建學校。

她八十七歲那一年，正好是花蓮慈濟醫院啟用，我問媽媽想要做榮董嗎？她說她每年身邊的錢都給師父了，怎麼可能做榮董。結果不可思議，我家土地給政府徵收，拿到四百多萬的補償金，我媽媽拿出一百萬給上人蓋醫院，哥哥也很支持。她覺得自己不需要錢，她對我說：「我要吃有得吃，也沒要去哪裡，這樣子就夠了。」她往生，沒有留下一分錢。感恩媽媽有這麼開闊的胸襟，我們也都承

襲到媽媽好的種子。

突破膽怯 開啟自信大門

進入慈濟真的很好，讓我學會抱持感恩心，也找到了自信。

一九八五年回精舍過年，我們圍坐在大殿後面的中庭，上人坐在中間。上人就說，每一個人都要上臺說話。這對缺乏自信的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戰。

回想起，自從一九八〇年第一次回精舍以後，每年我都回去過年。精舍每個月發放是在農曆二十四日，但是只要是在歲末的冬令發放，就會提早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各地委員會在發放的前一天，回去跟上人圍爐過年，然後大家都要講話。因為我很沒有膽量，叫我在那麼多人面前講話，會很緊張，所以始終都是最後一個講話，講的內容都是：「師父，我剛要說的話都被大家講完了，感恩。」

那一年，我就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很勇敢，絕對不要最後一個。」可是在最前面我也不敢，就一直要等最好的時機，後來覺得再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就衝

上去。一上臺，就一直哭，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上人看我哭，很不捨地說：「以後我會常常去桃園啦！」

那時候，下臺了，還一直在啜泣，大家就一直安撫我，不知道我在哭什麼。不關心還沒事，越關心我越哭。

其實，我心裡是有很多委屈，看到上人，就哭給上人看。因為我年輕，桃園區的委員幾乎都可以當我的媽媽，所以在會議上我說話都沒分量。不過，他們有不同意見，也都是爲了慈濟，像是有的一次我們去助念，慈濟都是唸「南無阿彌陀佛」，但那時候我傻傻的，別人叫我唸「阿彌陀佛」，我就跟著唸，於是被師姊罵。

那次當眾哭過之後，我就不再膽怯，我告訴自己要改變，彷彿重生一般，我的信心就來了，我決心要勇敢接受每一次的挑戰。

一念初心 恆持一輩子

在早期比較有機會跟上人互動，有時候大家圍坐在上人身邊，向上人請法。上人總是教導大家，人與人之間難免有磨擦，凡事不要跟人家計較。

上人說，這輩子的人生，是上輩子寫的劇本，而這輩子所做的，就是在寫下輩子的劇本。我想，自己過去生的劇本，一定沒有寫得很漂亮。以前做生意，我的動作很快，所以看到別人動作慢就會很急，一急，聲色就不好，常指責人家，你怎麼那個沒做、這個沒做。在上人的教導下，我的習氣已經慢慢改變。

二〇二〇年八德靜思堂啓用前的暖身運動，大愛電視臺要辦感恩音樂會，我們要義賣護持大愛臺，我覺得包粽子最好，可以做到無痕飲食。組長說包五百至六百顆就好，但我覺得至少要三千顆，我告訴組長可以找幹部一起做，幹部帶頭賣力做，大家也會跟進。通常意見分歧時，我會找一天再跟組長溝通，或是在合心會議提出來討論，不會把不愉快埋在心裡。

到了包粽子的那一天，我剛好也要跟澳洲菩薩連線，因為撞期，就兩邊跑。連線方面我要測試、試音等等花很多時間，但包粽子方面，備料步驟很瑣碎，我負責放料，由男眾來炒。那天狀況很多，一下說要分享，一下說米沒洗，一下又說

米沒熟……

以前我會因感到急迫而指責別人，但現在會告訴自己，凡事不要急，安住在當下；那一刻無論做什麼都要安住，事情總會完成。

上人給我的法號是「靜泓」，我的委員號是五十八號，加入慈濟很早，但我告訴自己，這只是跟上人的緣比較早，是我的福報，從來不會覺得自己很了得，也沒想過如果沒有我慈濟就會怎麼樣。以前碰到逆境，我從不說不做慈濟，從來沒有那種念頭；有時開會時大家的看法不同，我會在回家的路上，一邊流淚邊唱著〈普天三無〉，回到家也不會說自己受了委屈，不想讓家人知道，怕他們不讓我做慈濟。

慈濟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既然跟著上人，就是一輩子的事，我的人生如果拿掉慈濟，不知道還剩下什麼？是慈濟豐富了我，我很感恩。

1 老三師姊名叫胡玉珠（靜緣），和陳美珠（慈蓮）、楊玉雪（慈妙）是結拜姊妹，攜手創業、學佛。三人在慈濟志工李玉玉（靜銘）接引下成為慈濟會員，並隨之前往花蓮靜思精舍參加冬令發放，親見證嚴上人生活刻苦，卻致力為眾生付出，大為感動。後來三人一起飯依上人，成為大臺北地區最早一批的委員。新進志工依她們年紀長幼次序，暱稱陳美珠為「老大」師姊，楊玉雪為「老二」師姊，胡玉珠為「老三」師姊。

2 慈濟功德會成立於一九六六年，一九八〇年為成立十四周年，功德會於五月一日至八日舉辦紀念法會。該年度四月五日出版的《慈濟》月刊一六二期，將此次法會訊息誤植為「十五周年」。

3 北迴鐵路於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全面通車。

4 一月十八日：十一點多，率眾驅車前往桃園。桃園委員楊金雪（靜泓居士），與多位熱心會員驅車來交流道迎接。近年來，師父南北四處行腳，尚未在桃園停留過。靜泓師姊於車上，一臉興奮，天真的表示：自昨夜師父答應要來，一夜高興得難以成眠。車子先驅往桃園省立醫院，探望幾個急難個案，案主均是求學年紀的青少年尿毒症與血癌，均非小病。抵達桃園佛教蓮社已十二點多了。資料來源：釋德宣，〈隨師行記〉，《慈濟》月刊二二二期（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頁十。

5 目前桃園地區會務在楊金雪委員推展下，每月募得功德會費已達八萬七千多元，其幕後有多位大功臣——許會、劉張碧垂、陳田蜜智、王陳桂、賴愛珠、吳陳月桃等六位居士，均處於幕後，鼎力推揚「慈濟」。今因緣成熟，並在楊委員的鼓勵下，發心邁入委員行列。資料來源：〈本會增生力量 新委員介紹〉，《慈濟》月刊二一六期（一九八四年十月），頁三五。

6 落實社區，早期慈濟志工的組織模式，是以各個慈濟委員透過人脈介紹慈濟；一九九六年賀伯鵬風賑災期間，慈濟志工跨縣市移動，因路途遙遠，人生地不熟，影響動員效率，有鑑於此，慈濟改變組織型態，推展「社區化」志工編組方式，以居住地為單位，將鄰近的志工編制在一起。資料來源：潘煊編著，《行願半世紀》（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一版第八次印行），頁二四八至二五三。

7 幕後，幕後委員的簡稱。慈濟委員募得的會員中，若有會員進一步協助委員推廣慈濟理念、招收會員，即稱為該委員的幕後委員。

8 全省委員聯誼會，聯誼會開會日期，訂於每月農曆二十四日精舍發放日前一個星期天。在慈濟功德會成立之初，每月在靜思精舍舉行「慈濟功德會委員會會議」，會議中將各地人士發現的貧戶個案提出，討論救濟方式與發放金額。而當時委員多分布於花蓮，因此來參加會議者，都以當地人為主。一九七二年，慈濟會務由花蓮逐漸向臺北、臺中、高雄、屏東地區拓展，為了加強委員間聯誼及交換工作心得，以促使會務更順利推展，證嚴上人決定由全省各地委員推派代表返回本會靜思精舍，召開全省委員聯誼會。資料來源：〈慈濟委員聯誼會〉，慈濟語彙。<https://reurl.cc/dW75YV>（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檢索）。

9 此時期應為「慈濟全省委員會聯誼會」。民國六十八年，隨著上人提出籌建醫院的構想，全臺各地的委員為了讓更多人了解上人的理念，不辭辛勞地帶領會眾回花蓮參加聯誼會。參與的會眾日多，「慈濟全省委員會聯誼會」漸擴大為「慈濟全省委員會聯誼會」，開會場地改到大殿與辦公室之間的中庭；各地會務報告及訪視個案討論，另循慈善系統開會研商，不再於會中進行。資料來源：靜洪（二〇〇六年四月）。〈四十年殷殷不變的叮嚀——我憶聯誼會〉。《慈濟》，四七三，八三。

10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三日，全省委員聯誼會首次於慈濟紀念堂地下室舉行。資料來源：林碧珠等編輯，《一九六六至一九九二慈濟年鑑》（臺北市：慈濟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二），頁六九五。

11 慈濟列車一詞是因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七日，慶祝慈濟護學開學典禮及慈院開業三週年，貴賓、委員、會員二萬餘人參加；為紓解人潮，慈濟特向臺灣鐵路局提出專案申請，加開火車班次，由於整列火車僅搭乘慈濟人，因此又被稱之「慈濟列車」。但早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臺北第一位委員靜銘師姊就招募了四十多位同道，搭乘遊覽車前往花蓮，參加靜思精舍每月一次的「救濟金發放」，了解慈濟如何照顧貧戶；撇除交通工具的差異，可算是由臺北發出的第一班慈濟列車。資料來源：慈濟年譜資料庫。

12 慈濟人文，慈濟的慈善人文，在於真誠之愛的無私付出，無論何處有苦難，皆會立即伸出百手、千手去撫慰一切眾生；醫療人文實踐「志為人醫」，尊重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建立溫馨醫病關係；教育人文落實「教之以禮、育之以德」，自幼培養禮儀、人品道德，養育出懂得感恩、尊重、愛的孩子。把生命用在最有價值的地方，做得歡喜，而使人格價值昇華，就是慈濟人文的粹。資料來源：〈大善無愛——慈濟人文志業簡介〉，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五日檢索）。

13 人與人之間有緣才能在一起，不一定在同一間辦公室才是同事，就像慈濟人在醫院當志工，彼此勉勵，相互成就，就屬

於同事度。資料來源：李如玉記錄、慈冷整理，〈你的法船擱淺了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德念法師志工早會開示），大愛行網站（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檢索）。

14

邱秀英於一九九四年，捐出桃園市永安路一處三百多坪的處所，供桃園慈濟人共修及活動之用，當時稱為桃園聯絡處，一九九五年改制為桃園支會，直到二〇〇六年大業路上的桃園靜思堂啟用，才功成身退，改為永安聯絡處。資料來源：蔡白球、藍明姮、李明霖、陳秀貴，〈師徒雲端相會—解想師之情〉（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發布），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四日檢索）。

15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日臺灣時間二十時四分，中華航空一架六七六號班機自印尼峇里島飛往當時的中正國際機場準備降落時，飛機失速下墜，最後摔落爆炸。機上乘客與機組人員共一九六人全數罹難，地面六人死亡，共計二〇二人罹難，俗稱大園空難。資料來源：蘇育宣（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七日）。二三年前大園空難奪二〇二命滿地黏糊血水碎肉。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217004440-2604021chdtv>（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四日檢索）。

TZU CHI FOUNDATION